

<<务虚笔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务虚笔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9772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9779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史铁生

页数：484

字数：42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务虚笔记>>

内容概要

本书讲述了：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

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

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

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

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

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<<务虚笔记>>

书籍目录

一 写作之夜二 残疾与爱情三 死亡序幕四 童年之门五 恋人六 生日七 母亲八 人群九 夏天的墙十 白色鸟
十一 白杨树十二 欲望十三 葵林故事（上）十四 昨天十五 小街十六 葵林故事（下）十七 害怕十八 孤
单与孤独十九 差别二十 无极之维二十一 猜测二十二 结束或开始

<<务虚笔记>>

章节摘录

一 写作之夜 1 在我所余的生命中可能再也碰不见那两个孩子了。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，永远不会想到，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，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，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。

他们不会记得我了。

他们将不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，在一座古园中，游人差不多散尽的时候，在一条幽静的小路上，一盏路灯在夜色里划出一块明亮的圆区，有老柏树飘漫均匀的脂香，有满地铺散的杨树落叶浓厚的气味，有一个独坐路边读书的男人曾经跟他们玩过一会儿，跟他们说东道西。

甚至现在他们就已忘记，那些事在他们记忆中已是不复存在，如同从未发生。

但也有可能记得。

那个落叶飘零的夜晚，和那盏路灯下一个孤单的身影，说不定会使他们之中的一个牢记终生。

但那不再是我。

无论那个夜晚在他的记忆里怎样保存，那都只是他自己的历史。

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设想那个人的孤单，设想那个人的来路和去处，他也可能把那个人写进一本书中。但那已与我无关，那仅仅是他自己的印象和设想，是他自己的生命之一部分了。

男孩儿大概有七岁。

女孩儿我问过她，五岁半——她说，伸出五个指头，随后把所有的指头逐个看遍，却想不出半岁应该怎样表达。

当时我就想，我们很快就要互相失散，我和这两个孩子，将很快失散在近旁喧嚣的城市里，失散在周围纷纷纭纭的世界上，谁也再找不到谁。

我们也是，我和你，也是这样。

我们曾经是否相遇过呢？

好吧你说没有，但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，或者不曾觉察，忘记和不曾觉察的事等于从未发生。

2 在一片杨柏杂陈的树林中，在一座古祭坛近旁。

我是那儿的常客。

那是个读书和享受清静的好地方。

两个孩子从四周的幽暗里跑来——我不曾注意到他们确切是从哪儿跑来的，跑进灯光里，蹦跳着跑进那片明亮的圆区，冲着棵大树喊：“老槐树爷爷！”

老槐树爷爷！

“不知他们在玩什么游戏。”

我说：“错啦，那不是槐树，是柏树。”

“噢，是柏树呀，”他们说，回头看看我，便又仰起脸来看那棵柏树。

所有的树冠都密密地融在暗黑的夜空里，但他们还是看出来，问我：“怎么这一棵没有叶子？怎么别的树有叶子，怎么这棵树没有叶子呢？”

“我告诉他们那是棵死树：“对，死了，这棵树已经死了。”

“噢，”他们想了一会儿，“可它什么时候死的呢？”

“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，看样子它早就死了。”

“它是怎样死的呢？”

“不等我回答，男孩儿就对女孩儿说：“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！”

有一个人，他端了一盆热水，他走到这儿，哗——得……”男孩儿看看我，看见我在笑，又连忙改口说：“不对不对，是，是有一个人走到这儿，他拿了一个东西，刨哇刨哇刨哇，哇！”

得……”女孩儿的眼睛一直盯着男孩儿，认真地期待着一个确定的答案：“后来它就怎么了呀？”

“男孩儿略一迟疑，紧跟着仰起脸来问我：“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

“他的谦逊和自信都令我感动，他既不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，也不为刚才的胡猜乱想而尴尬，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的。

无知和猜想都是理所当然的。

<<务虚笔记>>

两个孩子依然以发问的目光望着我。

我说：“可能是因为它生了病。

”男孩儿说：“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

”我说：“也可能是因为它太老了。

”男孩儿还是问：“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

”我说：“具体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。

”男孩儿不问了，望着那棵老柏树意犹未尽。

现在我有点儿懂了，他实际是要问，死是怎么一回事？

活，怎么就变成了死？

这中间的分界是怎么搞的，是什么？

死是什么？

什么状态，或者什么感觉？

就是当时听懂了他的意思我也无法回答他。

我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回答。

你知道吗？

死是什么？

你也不知道。

对于这件事我们就跟那两个孩子一样，不知道。

我们只知道那是必然的去向，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儿也不比那两个孩子所做的多——无非胡猜乱想而已。

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说：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，以及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。

3 窗外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秋雨，下得细碎，又不连贯。

早晨听收音机里说，北方今年旱情严重，从七月到现在，是历史上同期降水量最少的年头。

水，正在到处引起恐慌。

我逐年养成习惯，早晨一边穿衣起床一边听广播。

然后，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若是没人来，我就坐在这儿，读书，想事，命运还要我写一种叫做小说的东西。

仿佛只是写了几篇小说，时间便过去了几十年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几十年已经没有了。

那天那个女孩儿竟然叫我老爷爷，还是那个男孩儿毕竟大着几岁，说“是伯伯不是爷爷”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我差不多要感谢他了。

人是怎样长大的呢？

忽然有一天有人管你叫叔叔了，忽然有一天又有人管你叫伯伯了，忽然有一天，当有人管你叫爷爷的时候你作何感想？

太阳从这边走到那边。

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能看见一群鸽子，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咕咕地叫，或在远远近近的空中悠悠地飞。

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，白的、灰的、褐色的，飞着、叫着、活着，一直就是这样，一直都是它们，永远都是那一群看不出有什么不同，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，生死相继了数万年。

4 那女孩儿问我看的什么书，（“老爷爷你看的什么书？”

”“不对，不是爷爷是伯伯。

”“噢，伯伯你看的什么书？”

”）我翻给她看。

她看看上面有没有图画。

没有。

“字书，”她说，语气像是在提醒我。

“对，字书。”

<<务虚笔记>>

” “它说什么？”

” “你还不懂。”

” 是呀，她那样的年龄还不可能懂，也不应该懂。

那是一本写给老人的书。

那是一个老人写下的书：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/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/尘灰悬在空中/标志着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。

不不，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，更是生存与开始。

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，不是吗？

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，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。

那么，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，必有其它的故事开始了，开始着，展开着。

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。

那两个孩子的故事已经开始了，或者正在开始，正在展开。

也许就那个偶然的开始，以仰望那棵死去的老树为开始，藉意犹未尽来展开。

但无论如何，必有一天他们的故事也要结束，那时候他们也会真正看见孩子，并感受结束和开始的神秘。

那时候，在某一处书架或书桌上，在床头，在地球的这面或那面，在自由和不自由的地方，仍然安静而狂热地躺着一本书——那个以“艾略特”命名的老人，他写的书。

在秋雨敲着铁皮棚顶的时节，在风雪旋卷过街巷的日子，在晴朗而干旱的早晨而且忘记了今天要干什么，或在一个慵懒的午睡之后听见隐约的琴声，或在寂寥的晚上独自喝着酒，在一年四季，暮鼓晨钟昼夜轮回，它随时可能被翻开被合起，作为结束和开始，成为诸多无法预见的生命早已被预见的迷茫。

那智慧的老人他说：我们叫作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/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。

/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。

那个从童年走过来的老人，他说：如果你到这里来，/不论走哪条路，从哪里出发，/那都是一样/...../激怒的灵魂从错误走向错误/除非得到炼火的匡救，因为像一个舞蹈家/你必然要随着节拍向那儿“跳去”。

这个老人，他一向年青。

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呢？

他说：是爱。

这个预言者，在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？

在他这样写的时候，这城市古老的城墙还在，在老城边缘的那座古园里，在荒芜的祭坛近旁，那棵老柏树还活着；是不是在那老树的梦中，早就有了那个秋天的夜晚和那两个孩子？

或者它听见了来自远方的预言，于是坦然赴死，为一个重演的游戏预备下一个必要的开端？

那个来自远方的预言：在编织非人力所能解脱的/无法忍受的火焰之衫的那双手后面。

/我们只是活着，只是叹息/不是让这样的火就是让那样的火耗去我们的生命.....。

这预言，总在应验。

世代代这预言总在应验总在应验。

一轮又一轮这个过程总在重演。

5 我生于1951年1月4日。

这是一个传说，不过是一个传说。

是我从奶奶那儿，从母亲和父亲那儿，听来的一个传说。

奶奶说：生你的那天下着大雪，那雪下得叫大，没见过那么大的雪。

母亲说：你生下来可真瘦，护士抱给我看，哪儿来的这么个小东西一层黑皮包着骨头？

你是从哪儿来的？

生你的时候天快亮了，窗户发白了。

父亲便翻开日历，教给我：这是年。

这是月。

<<务虚笔记>>

这是日。

这一天，对啦，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。

不过，1951年1月4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，是零，是完全的虚无，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，对于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。

“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”——这不过是在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。

“在没有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要存在很久”——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

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